

新史 太閤記

新史
太閤記

下

新史 太閤記

司馬遼太郎 著

何曉毅 译

司马辽太郎

著

何晓毅译

新史
太阁记



SHINSHI TAIKOKI JO

SHINSHI TAIKOKI GE

by Ryotaro SHIBA

Copyright © 1968 by Midori FUKUD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68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Midori Fukuda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2 b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Group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11-16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史太阁记 / (日) 司马辽太郎著 ; 何晓毅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10

(司马辽太郎作品)

ISBN 978-7-5495-5125-5

I. ①新… II. ①司… ②何…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3082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张: 23.25 字数: 340千字

2014年10月第2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79.00元 (全二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禅高.....	389
高松城.....	418
变报.....	446
濑兵卫.....	475
胜家.....	501
羽柴少将.....	530
纪之介.....	556
大垣.....	582
贱岳.....	609
政略.....	635
家康.....	658
尾张战线.....	681
狂言.....	707
此司马非彼司马（代译后记）.....	736

禅高

藤吉郎主导的播州诸城攻防战，或多或少带上了一些欧罗巴色彩。与其说是因为藤吉郎的时代精神使之，不如说是时代带来如此变化。

实际上毛利方也采用了欧罗巴战术。当时毛利方围攻投降藤吉郎方的上月城，就使用了巨大的攻城用移动炮楼。他们在移动炮楼上安装南蛮舶来的无坐攻城铁炮，向城里发射大量火炮，城里橹楼全被破坏，直接造成城堡陷落。

藤吉郎在攻击敌方神吉城时也采用了这一战法，并扩大了规模。他们高高组建两架移动炮楼，从炮楼上向城里发射大炮（大铁炮）。期间组织人夫前进，掩埋护城河，并从诸国拉来矿工，令他们从城根挖洞，计划从地下道攻进城里。这种战术，与其说是攻城，不如说是土木工事。

天正中期日本人的意识，以这一时期为基点，似乎发生了某种变化。在此之前，攻城战只是蛮勇进攻，全凭士兵勇气和流血。而这一时期的攻城思想，明显发生变化。

这一变化的推进者，就是信长。

听说南蛮人如此这般——信长对南蛮诸事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每次面对传教士，都充满好奇地问这问那。他从对实用性的关心出发，企图改变自己的文明思想。信长敏感地觉察到，只有顺应时代，与时俱进，才能最终成为时代胜者。

信长的智慧之源为传教士们。

“地球是圆的。”

诞生于欧洲不久的这一新概念，远在极东的信长也已知道。

“为何？”

信长是个天生的合理主义者，他执拗地追问，一直要问到自己完全理解。传教士们不得不从上一世纪末出现的天文学家托斯卡耐里（Toscanelli）的假说开始说起，然后给他讲哥伦布冒险实证的经过。哥伦布最初出海冒险那年，是信长岳父斋藤道三在京都郊外出生的两年之前，所以并非遥远的过去。

“为何有打雷闪电？”

传教士还给他解释了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们通过最初到日本传教的圣方济各·沙勿略的经验得知，当时的日本人对这类有关科学的话题最感兴趣。当然，信长听后也击掌叫绝。传教士先拿出琥珀，然后用绢摩擦发电，给信长讲解电气原理。

传教士说，琥珀古希腊语称之为 electron，不仅琥珀，万物摩擦都会产生电流，但万物中只有琥珀产生电流的现象最为明显，所以把这种生电现象也称之为 electricity。雷电也是空中产生的电气现象。为了说明“空中”这一概念，他们又给信长讲解空气为何，为何会有风等。

信长也知道了望远镜的原理，知道了放大镜的原理。他为南蛮人的新知识感到高兴，自任这些南蛮人的保护者，允许他们在京都以及安土城下修建教堂及学校，允许他们修建南蛮人专用住宅。那些南蛮人建筑集中地区，被织田家人称作：

“大白¹。”

指的应是上帝 (Deus)。这一地名，直到信长死后四百年后的今日，还在使用。

信长的思想，特别是军事思想，多受与自己天性相配的欧洲智慧影响，其思想内涵也因此而得到充实。但他却在相信神的存在这一最关键问题上，一直持有怀疑，所以他从未想要皈依天主教，成为信徒。

我们再来说藤吉郎。

在围攻播州三木城时，谋士黑田官兵卫告诉他自己是天主教信徒，并问他：

“大人亦皈依如何？”

官兵卫因在伊丹城长期的牢狱生活，一条腿已不自由。但体力回复却很快，不久便参加到藤吉郎围攻三木城的战阵中，像从前那样，当藤吉郎主参谋。

“奇妙！”

藤吉郎像个小女孩般天真地说。藤吉郎性格天真开朗，万事顺势直言。他知道作为主将，自己这一爽朗性格正面影响着全军士气。

1 大白：日语发音 DAIUSU，与上帝 Deus 发音近似。

“奇妙？何以为妙？”

官兵卫笑着反问。

“难道不奇妙？时至今日才……本人连日本古来神佛都从未信过，足下在本人身边时日不短，并非不知，为何时至今日才劝说本人皈依南蛮神？”

“南蛮神，”官兵卫说，“不同。”

“所言极是，是不同。”

这一点藤吉郎承认。南蛮神确与日本神佛不同。为何呢？因为他们有新的攻城法，能用蚕丝以外的动物体毛织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华丽地毯。望远镜是他们的，越洋过海的大帆船也是他们的。他们主张，只要相信他们此宗旨之神，便会有如此绚丽多彩的智慧。两人所说南蛮神与日本神佛不同，也就是这一意思。其他比如教义等，与石山本愿寺所宣称的阿弥陀佛如来为宇宙唯一神圣似无多大区别。

“官兵卫果真为努力家啊！”

“何以见得？”

“官兵卫本已智慧过人，却还为充实智慧皈依天主。”

“所言……亦对。”

官兵卫苦笑一下。他不得不承认确实如此。不仅官兵卫，包括荒木村重以及大友宗麟等具有贪婪求知欲及向上性格的一伙，争先恐后皈依这一宗门，其实也就是因为皈依后便能知道该宗门背后的新文明，便能知道宇宙和世界之原理，而通过这些新知识，还能丰富自己的想象力。若不是因此，至少如官兵卫之类便不可能信这一门宗教。

官兵卫在自己马前挂着画有十字架的马标。但这并非因为他虔诚，而是他欲向敌方夸示自己才智所用的一个小小装饰而已。

话说回来。

“大人为何不愿信教？”

官兵卫如此问藤吉郎，是因为他突然想起藤吉郎的一个行动。

那便是去年五月，发生在安土的一场所谓宗教论辩一事。这次宗教论辩，起因于信长文官日莲宗僧侣朝山日乘建议信长禁止天主教。信长当场命令道：

“既如此，汝等在余前辩论如何？”

朝山日乘的辩论对手是耶稣会牧师贝尔·佛罗艾和日本人修道士罗伦斯。当时朝山日乘被罗伦斯辩驳得无言以对，最后竟然狂叫：

“汝等灵魂为何，昭示于此！”

说完跳起来喊道：

“若不愿昭示，吾便割下汝首，昭示天下。”

他完全狂乱，早已忘了自己是在信长面前。他跑进旁边房子，拿来大刀，就要砍下罗伦斯人头。

藤吉郎恰巧坐在旁边，他敏捷地起身抱住朝山日乘，夺下他手中大刀。藤吉郎抱住朝山说：

“上人请息怒。大人面前不可无礼。且宗旨辩论，若动刀枪，将成佛家耻辱，永传后世。”

因此可说藤吉郎救了传教士们。藤吉郎此举，在安土和京都信徒中广为流传，到处谣传：

“羽柴大人当亦愿听我主福音。”

产生这一看法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同时在座的明智光秀和丹羽长秀本来反对天主教，他们不但稳坐不动，反而露出一副期待发狂的日莲僧把那两个牧师杀死才好的表情。所以信徒们把藤吉郎猛然站起制止日莲僧的举动看作他对天主教有好意也是理所当然。

官兵卫正是听到这种传言，才特意直接问藤吉郎。

“好意是有，”藤吉郎当即回答，“但本官不行。”

“为何？”

“这厮！”藤吉郎猛捶一下官兵卫背，“比谁不明白？”

藤吉郎说的是女色。藤吉郎喜欢女人的程度，非同寻常。可天主教坚持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十诫第七戒即为“汝不可奸淫”，对性欲管制相当严格。藤吉郎若信教，那么他就只能把深藏在播州姬路城和近江长滨城以及安土府邸等的妻妾全都放手。如果那样，他宁愿选择死。

“上总介大人如何？”

官兵卫问。意思是说信长为何不皈依天主教呢。对此愚问，藤吉郎笑答道：

“上总介大人另当别论。”

信长的精神世界总是充满自由气息，他连自己的框架都不愿设立。以信长之性格，自投罗网，接受他人创建的信条束缚是不可想象的。想象本身便是滑稽可笑的。信长自身肯定从未想过此类事情。

“本人也同样。”

藤吉郎暗自觉得自己器量比信长更大一圈。而且自己与信长

同样，思想不受局限，想问题从来都像大鹏一般自由飞翔。藤吉郎知道若不能自由思想，在如今这一时代便会成为败者。钻进天主教那个不自由的框架内，对藤吉郎来说，绝不可能。

“然而……”

藤吉郎却一直思考着天主教。他们带来的西洋文明和物产，解放着藤吉郎的思想，给藤吉郎带来各种刺激。

藤吉郎在播州进行的攻城作战，改变了日本国攻城战术的历史。此番攻城战术虽属藤吉郎独创，但刺激他产生如此创意的，是以信长为中心形成的这一时代的新思潮。

播州三木城被藤吉郎军包围长达三年，此年正月十七日终于陷落。

藤吉郎的攻城法等于在山野建造一座巨大牢狱，把三木城和城内将兵人等全装进去困起来。藤吉郎在三木城周围建造附城、望楼、栅栏、障碍等，十重二十重包围，切断道路，封锁海道。攻城军队像狱卒般只是坚守，并不动手攻城，只等城堡自己干枯凋落。

“这种愚蠢的攻城之法，从未见过也从未听过。”

因循守旧的老武士们对这种攻城法嗤之以鼻。攻城才是考验一个武士勇气的试金石，只有流血，才能显示武士的勇敢，才是武士们建立功勋的良机。但藤吉郎此法，任何人都无必要流血，同时无论如何勇敢的武士，也无建立功勋的机会。

被围攻一方也几乎没有死伤。他们长期被围困，弹尽粮绝，士气低下，体力消耗殆尽。最后因为饥馑，守城者不能自保，只能考虑如何不失体面地结束战斗。三木城情况是，藤吉郎看准时期，

礼貌地说服城主别所长治，劝他投降。“只需足下与重臣切腹，其他将兵一概不问。”别所长治无奈，只能答应，带领妻子兄弟与家老们自杀，三木城像熟透的柿子一般，无血开城。

“本人做法即是如此。”

藤吉郎在这一经验的基础上，增加新手段，着手围攻因幡鸟取城。

因幡鸟取城城主名叫山名中务大辅丰国。后削发出家，自称禅高。他以禅高之名，活跃于织田、丰臣、德川三朝，所以我们在这里也使用山名禅高这一名字称呼此人。

禅高为足利贵族。

“听说深闺藏娇。”

喜欢贵族的藤吉郎早已得知这一信息。

禅高远祖早年住在上州多胡郡山名村，属坂东源氏名流，足利尊氏勃兴时，禅高远祖在足利尊氏麾下为足利尊氏创业贡献巨大，室町幕府成立时，被封为十一国大领主。当时日本六十余州，竟领有六分之一，因此世称：

六分之一大人

但如今早已衰败，仅剩山阴一带还是他们家地盘。山名家绵延二百六十余年，鸟取城主山名禅高为第十二世。

山名家如今臣属毛利家。

“何样人物？”

藤吉郎让黑田官兵卫打听后，得知禅高年方三十三四，容貌秀丽，善为和歌，喜好茶道，自尊心强，但却缺乏上进心，不习

武道。如此看来，活生生一个典型名门贵族。

“家臣们忠诚否？”

“否。那里与同为名家的别所长治大相径庭。”

三木城主别所长治性格清廉、人格高洁，人虽年轻，却备受家臣及播州一带地方武士们拥护和爱戴，城内充满为别所不惜牺牲的精神，所以藤吉郎围攻三木城费劲吃力。但鸟取城山名家，似乎完全不同。

“自以为是。”

禅高遇有重大方针从不与家臣商量，全由他自己一人随意决定。山名家虽为历史悠久的大名，可山阴一带尼子家勃兴后，马上臣服尼子家；待尼子家衰落，毛利家强大后，摇身一变又对毛利家俯首称臣。当时为表示臣服，重臣们也得把自己妻子等送到对方去做人质，若反叛，这些人质皆会被杀。事实上因禅高反叛尼子，转而臣服毛利，送到尼子家的重臣们妻子等全员被杀。仅此一事，便足以使重臣们对禅高怀恨在心，所以家中几乎无人相信禅高。

“如此再好不过。”

藤吉郎说。这种性格更为容易游说。他马上派使者去鸟取，说服禅高归属织田家。

禅高动摇了。他赶紧招集重臣们商量对策，但重臣们却同声反对背叛毛利。因为如果背叛毛利，那身陷毛利家的人质全会被杀。

禅高无法，只能表示拒绝。藤吉郎在姬路大本营听到这一回信。因为早有预料，所以他并未感到意外。藤吉郎另有秘法。

“关键在鹿野城。”

藤吉郎觉得。

藤吉郎看出来，鸟取城的命运，其实决定于其西方十五公里处的小城鹿野城。

鹿野城是以艺州广岛为根据地的毛利家在日本海沿岸最前线基地，兼有监视毛利友军鸟取国山名军的重任。

毛利把山名家送来的人质全部集中在这座鹿野城。所以山名禅高千金也在此城内无疑。藤吉郎计划抢出这些人质，迫使山名禅高投降，最终无血占领鸟取城。

“此人可用威逼利诱。”

他早已调查清楚。

天正八年六月，藤吉郎从姬路突然出动大军，进军至今日本海沿岸，把鹿野城围了个水泄不通。鹿野城陷入一片混乱。他们做梦也未想到织田军会发大军专门来进攻如此一座无名小城，城内守军本不过千人。

“进城传达本将之命！”藤吉郎命使者传达通牒，“城内人质即刻一并交出。若交出人质，则解除包围，撤兵不问。若拒命反抗，则火烧城下，踏平城堡，守军格杀勿论。”

毛利家守备队长三吉三郎左卫门尉看到完全不是对手，只好接受藤吉郎通牒，拱手交出人质，自己领兵回广岛而去。

藤吉郎在本营军帐中接见从城内救出的山名禅高家公主。

“好一个二百余年名贵血统！”

藤吉郎被山名禅高公主的高贵气质所感动。他以前曾得到京极家公主，但论美貌，眼前这位山名家公主当更在其上。

但是年龄太小。

“芳龄几何？”

藤吉郎问。侍女接过话题答道：“刚过十三。”

只有十三岁，要区别童女或产女都不容易。

“如何是好？”

藤吉郎确实犯愁。若对一个童女下手，那将贻笑天下。

“与公主有话要说。”

藤吉郎要公主与自己到后边去。

但侍女也跟着进来。藤吉郎想对她说别过来，退回去，只要公主进来，但竟没能说出口，只好让侍女也一起在后边间里面对面坐下来。

“别怕！”

藤吉郎对公主说。

“织田家羽柴筑前守，以不杀无辜闻名天下。汝可知道？”

公主只管浑身哆嗦。

“可对汝发誓，绝不杀公主！令尊虽为敌人，亦可不杀。但为令尊不被杀，须暂借汝，使汝稍吃皮肉之苦。”

“啊，何事？”

侍女抬头大惊。她可能想象到其他有失体统的场面，脸颊一下变得通红。

“好色之徒。”

藤吉郎觉得好笑，“与汝所想不同。”他打开手中折扇，递给这位忠心耿耿的侍女。那意思是说，扇扇你那火辣的脸。

“鸟取城令尊，实为可悲。”

藤吉郎开始一本正经说话。鸟取城重臣们皆为毛利派，令尊虽为一国之主，其实是受人操纵而已。如此下去，我方只能强攻。若发动强攻，则令尊当然命不可保。要预防此惨烈下场，如今只能暂且借用一下公主肉体之躯。

“立刻答应！”

“筑前守大人！”

侍女尖叫一声，前扑一步，急切说道：“公主肉身若遭不幸，作为家臣奴心碎胸痛。奴愿替代公主，随大人摆布。不论大人要奴受何皮肉之苦，奴绝不心生恨意。”

“汝？不可！”

藤吉郎忍住没笑出声来，他照例还是一副严肃表情。回头仔细看了一眼这侍女，还不错。肩头和腰间肉感丰满，恰是藤吉郎最为喜欢的那种女人。

“汝等先在后房休息。”

藤吉郎命令后就出去了。当日晚上，侍女陪公主在后房里间就寝。为防止织田家这个长相丑陋的大将晚上糟蹋公主，侍女一晚都未合眼。但直到天亮，藤吉郎都没出现。

翌晨，藤吉郎集合部队，起营向鸟取城进军。正午以前，到达城外驻扎下来。藤吉郎与公主一起行动。扎营后，他召唤公主到桌几前，像慈祥叔父般，看着公主俊秀的脸庞和蔼地说：

“看汝实在可怜，但别无他法，只能先苦汝一下。”

公主对织田家这位大将从见第一面起，便产生信赖感。从藤吉郎和蔼可亲的眼神，风趣开朗的语言，和善豁达的态度看，似不会做出伤害自己之事。

“奴应何为？”

“只需双目紧闭即可。”

藤吉郎和藹地说。你只要紧闭双眼，其他事情就不用管了。

公主放心了。但随后之事却完全出乎她的预料。

公主竟被带到空草地，不管愿意不愿意硬是被拴到摆在地上的一个巨大十字架上。

公主拼命反抗，厉声尖叫。但如果她能静心观察，就会发现藤吉郎其实煞费苦心。因为叫来捆绑公主手足的是一群乳臭未干的少年武士。藤吉郎为此事，专门挑来一群容貌俊秀的少年武士。

其中有一少年发号施令。他个子很高，鹤立鸡群。从他犀利的目光中看不出丝毫和善。

“鄙人，姓加藤名虎之助。”

只有这位少年作为指挥官自报家名。此人即为后日的主计头清正。与长相不同，他说话做事非常慎重。他对公主表现的关心和呵护，公主自己也能感到。但他们对公主所作所为，却是越来越残忍。他们把公主两只胳膊绑在横梁上，压住腰，双腿捆在立柱上。

绑好后，十字架被树立起来，抬到城河边上，立柱被牢固埋住。然后他们在十字架周围堆上干柴，做出准备随时点火状。

城墙上挤满了人。有人从墙垛之间射击，但距离有三百米以上，铁炮打不到这里。后来干脆停止了。

不久，有一人单手持白刃——使者佐证——在头上摇晃着，从羽柴阵地进到城河附近。此人是蜂须贺正胜家臣，名叫青江芳藏，特点是声音洪亮，能传半里之外。他站在护城河边上高声大喊：